

读书，  
让你更有力量

全民阅读



【书摘】

作为“资深”爱书之人，范用先生的一生都与读书、编书、写书紧密相连，从幼时与书结缘，到为战火所迫偶入出版行业，再到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、三联书店总经理等职，并主持创办《新华文摘》《读书》等杂志，编辑《傅雷家书》《随想录》等图书，演绎了他“为书籍的一生”。在其为书籍的一生中，范用先生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众多名流结成师友之谊，丁聪、田家英、戈宝权、巴金、吴祖光……从他的回顾中一窥他们的生活侧面与内心曲折，重温一个过往时代读书人的心灵史。本期“书坊周刊”适逢世界读书日，特选摘范用先生作品集《相约在书店》中范用先生与友人在三联书店的交往经历，以飨读者。

## 范用先生与他的朋友圈

十多年前，我还在出版社上班，丁聪每星期必来，老远地从西到东，坐公共汽车，路上要换车。

丁聪老诉苦，不知说的真话还是假话，说“家长”（夫人沈峻则谦称是“高级保姆”）太怜爱他，不忍心看他横向发展，影响健康，早餐定量供应，一片面包，外加一个西红柿，或半根黄瓜。丁聪翘起嘴唇，说面包薄得风一吹就飘走，还用手比画。一九八三年，我们的朋友李黎从美国来，听了随手画了幅漫画《丁聪先生随风而去的面包》：丁聪笑容可掬，盘腿坐在面包上，仿佛坐着飞毯，飘飘然，一点看不出在受苦受难。

丁聪也学会了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“我有办法，到范用那里‘反饥饿’”。

他到三联书店，先看《读书》杂志的五位女将——人称“五朵金花”，聊一阵。到中午，跟范用下小馆，东四一带的小馆子，几乎吃遍。那时候还不兴高档，两个小炒一碗汤，外加四两二锅头，花不了几块钱。

丁聪最反感的是，范用总要叫二两米饭，而又吃不下。于是用语录教育我：“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。”代我把饭吃掉，一粒不剩。

我们有一条不成文法：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，上路西的馆子，丁聪掏钱，路东的馆子，范用付。有时多几个朋友，就远征到丁府楼下的馆子吃烤牛肉；碰上叶浅予，那就吃叶老的。

我退休了，没有了地盘，丁聪不来了，说：“不好玩了！”

只好两地相思。

现在又好玩了。三联书店在美术馆东侧盖了楼，开设门市，附设咖啡座。我们相约今后在三联见面，看看书，喝杯茶，然后“反饥饿”；我也反，买不起书，饱看一通，也是“反饥饿”。当然，有好书，也还是要买一两本。

以往，丁聪吃完饭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，上王府井新华书店，用他的话说，“送两个钱给书店才心安”，买本书，不能空手而返。实在没有可买的，就买张北京市街道图，家里已经有七八张，还买。书买重了，送给范用。书店欢迎这样的买主。

我在出版社，接待过好多位鸿儒、作家、学者、画家。王世襄、费孝通、黎澍、王芸生、萧乾、吴祖光、冯亦代、黄苗子、郁风、黄宗江、卞之琳、吴甲丰、戈宝权、梅朵、方成、韩羽、姜德明……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、严文井、孟超、李季、许觉民、绿原，一个楼办公，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，孟超总端着茶杯。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，正好用来招待客人。我的出版社小伙伴闻到煮咖啡的香味，也来喝一杯。不过老年人还是习惯喝茶。

有一年，艾芜先生要率团到朝鲜访问，打成都来，七十多了，还爬上五楼到我办公室。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是三联书店（读书生活出版社、生活书店）的老朋友，我们是一九四二年在桂林认识的，他住在郊外观音山，生活清苦。初次见面，他杀了一只自己养的鸡招待我，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，他长我十八岁，我叫他“汤

先生”（艾芜本名汤道耕）。

另一位老朋友戈宝权，每回来只谈书不谈别的。我们谈书，谈了四五十年，从重庆谈到上海，又谈到北京。现在，他住到南方去了，夫人贤惠，生活很幸福。

卞之琳先生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，走累了，没有地方歇脚，也来爬五楼，走进办公室说：“你忙你的，我抽支烟。”楼公（适夷）说：“北京没有茶馆、咖啡馆，街上找不到坐一坐的地方，不像上海。记得上海南京路的一个拐角，有家用球状玻璃器煮咖啡的小店，路过我总要进去喝一杯，十几年前还在。北京老舍茶馆，不是我们说的那种茶馆，也喝不起。”

“文革”期间，一九七二年我“解放”了，袁水拍还靠边站，没有事干，一个人在家推敲毛泽东诗词英译，有时也来，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有点颓唐。

后来他当上文化部副部长，就忙了，没有时间来我这里泡。再后来……世上的事，真难说；不过我至今还是怀念他，诗人马凡陀。

我办公室对门是洗手间，朋友封我为“文史馆长”。“文”者“闻”也，我如入芝兰之室，久闻不觉其香，客人陪闻，我很抱歉。最近，我还给人民出版社提意见，一要办好食堂，二要修讲究的卫生间，一进一出，乃关系职工利益的大事。为什么会议室倒舍得花钱一再装修？他们说因为要接待外宾。

有一天，真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，老人家居然登高，赠我一书一画。我从不跟人讨字画（王世襄、郁风例外），更不敢向



《相约在书店》  
范用 著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2016年4月出版

启老讨，看他吃力的样子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十六年，在“五二〇”办公室三十年，三分之一的人生在这里度过，由中年到老年。一九五八年“大跃进”，一九六六年“大革命”，歌于斯，哭于斯，不堪回首。还有一些可悲可喜、刻骨铭心的事情，留下回忆，难以忘怀。

说是退休会有失落感，我的失落感是再也不能在“文史馆”接待我尊敬的先生、朋友们，向他们讨教，取得他们的帮助，或者随便聊聊。这种闲聊对我也十分有益，增长我的知识，使我知道如何待人接物。他们的乐观精神，更是感染了我，做人很快活。

半个多月前，丁聪住进医院，上星期动手术，到今天还只能进流质。楼公、君宜大姐住院一年多，我去看望，他们说讲了许多，可我一句也没能听出来讲的什么。卞老下不了楼，宝权兄出不了房门。我多了一条腿，三条腿走路还不如两条腿。老了，都老了！只有方成，仍骑车到处跑，宗江还漂洋过海，不服老。

丁聪出院，恢复健康，我们每月一定到三联相会，然后下馆子。不过现在得爱惜自己，自觉一点，不大块吃肉，不大口喝酒，让我们的“家长”放心。

十月一日，北京举办“丁聪画展”，丁聪书面答谢说：还可再画十年，也就是说画到九十岁，那真是读者的福音！到那一天，八十四岁的小老弟，我一定敬他一杯。

（本文写作于1996年）



【新书秀场】

《南海路7号》  
薛原 著  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本书以青岛南海路7号（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）的典型代表人物为主体，例如童第周、曾呈奎、张玺、毛汉礼、吴尚勤、齐钟彦等学者，通过对他们的档案解读和采访，梳理了中国20世纪现代海洋科学的发展脉络和走过的历程。

《如果大雪封门》  
徐则臣 著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本书收入了徐则臣近些年创作的17篇短篇小说，其中《如果大雪封门》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本书内容涵盖徐则臣的两大写作脉络：“北京”和“花街”。“北京”依然是作者始终探索的年轻人的奋斗主题；“花街”则回到家乡，呈现出古老文化的趣味和特点。

《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》  
水木丁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延续《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》的风格，作者从现实生活里、从情感经验之中、从阅读思考之间，引发出有关生命、成长和自由的讨论。每一篇都闪烁着智性的光辉，记录了一位理智与感情并存的作者，挥别青春的脆弱与伤感，臻至成熟温暖的过程。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的答案：在这个残酷喧嚣的世界，如何追寻到真正的自由与爱。

《浮世澡堂》  
[日]武亭三马 著  
周作人 译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成书于日本江户时代的《浮世澡堂》，是“滑稽本”的顶峰之作。轻雾缭绕的澡堂内，有抱头呻吟的，也有拍胸高谈的，有举起一只脚吟咏的，也有张开两股脚踏高唱的。堂内家长里短、世相混杂，成此小册，织就江户庶民生活的趣怪百态。

《生命的热情何在：高更的塔西提手记》  
[法]保罗·高更 著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印象派艺术家高更是毛姆小说《月亮与六便士》里的原型。告别欧洲文明社会后，高更在南太平洋的塔西提岛上生活了12年。“你生而有翼，为何竟愿一生匍匐前进，形如虫蚁？真正的理想，可以摒弃一切孤独与苦难”，如果你对未来迷茫看不清方向，高更这本在孤岛上写下的随笔手记，也许会帮你找出内心的那个答案。

《雄性衰落》  
[美]菲利普·津巴多 尼基塔·库隆布 著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环境背景下，学业成绩下降、社交技能匮乏、药物滥用、沉迷游戏和色情片等现象在男孩身上屡见不鲜。心理学家津巴多和库隆布在书中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：雄性正在衰落，男孩面临危机。

《让教育回归美好生活：爸爸陪伴孩子的秘密手记》  
张贵勇 著  
九州出版社

当父母细心陪伴孩子，最美的教育也就一点点地铺展开来。这种不着痕迹、其乐融融的教育，正是每个孩子喜欢的，也是每个父母应追求的。因为教育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且教育本身就是生活。



【著作者说】

## 把读书作为一种自我教育

□止庵

记得当年《插花地册子》面世后，有书评云，对嗜好读书的人来说，这是一部“关于书的《随园食单》”。我很感谢论者此番揄扬，但也知晓所言太过夸张；而且话说回来，我的本意并不是在开书目上。实话实说，我也没有这个本事。书目只能显示——或暴露——开列者的水平，当然附庸风雅者除外。真有资格开书目的，读书必须足够多，足够广，而且各具标准，又无所偏私，更不能先入为主。我读书则如这书中所述，在范围和次序上都有很大欠缺，迄今难以弥补。所记下的只是一己多年间胡乱读书所留下的零散印象，别人愿意参考亦无可不可，但若视为一份推荐书目则难免误人子弟了。顺便讲一句，我另外的几本书也有被误读之虞：《神拳考》不是讲述历史，《惜别》不是私人回忆录，《周作人传》不是“传记文学”。

我曾说，我这个人活到现在，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，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。这话讲了将近二十年了，之后这段时间仍然如此。关于读书我写过不少东西，但很少谈到读书的好处，特别是对我自己的

好处。这里不妨总括地说一下。回顾平生，我在文、史、哲方面的一点知识，从学校教育中获益甚少，更多的还是自己东一本书西一本书读来的。说来未必一定是相关学科的书，也包括各种闲书如小说、戏剧、诗歌、散文在内。以此为基础，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对于历史、社会、人生的看法，以及养成一具兴趣、爱好、品位等。将我具体的人生经验及见识与书上所讲的相对照，有如得到良师益友的点拨，人生不复暗自摸索，书也不白读了。假如当初我不读这些书，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人；正因为读了这些书，我才是现在这样的人。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，而《插花地册子》所记录的就是这一过程。

当然，具体说起这码事儿来并不那么简单。村上春树在《无比芜杂的心情》中写道：“书这东西，根据年龄或阅读环境的不同，评价一般会微妙地发生变化。在这样的推移中，我们或许可以读出自己精神的成长与变化来。就是说，将精神定点置于外部，测算该定点与自己的距离变化，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自己的所在之地。这也是坚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之一。”对我来

说，有的书的好处当下就感受到了，有的书的好处却要过很久才能领会，有的书的意义仅仅在于引导我去读相关的、比它更为重要的书，也有的书曾视若珍宝，今却弃如敝履。此亦如与人来往，有的一度密切，继而疏远，乃至陌如路人；有的则属交友不慎，后来幡然悔悟。不破不立，读书不违此理。

某地曾举办一项名为“三十年三十本书”的活动，要求报出曾影响过自己的书单，我亦在被征集者之列，在附言中强调说，影响了“我们”的书，不一定影响了“我”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多少年来读书有个基本目的，就是想让“我”与“我们”在一定程度和方向上区分开来。“我们”爱读的书，说来我读得很少。在思想方面，我不论受到“我们”所受到的影响，或者说我不想受到“我们”的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读书之为一种自我教育，正是对于规范化和同质化的反动。人与人之间无非大同小异，但正是这点小异，决定了是“我”而不是“他”，尤其不是“我们”。话说至此，可以再来解释一下当初何以要起这个书名。“插花地”就是“飞地”，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飞地，“①指位居甲省



《插花地册子》(增订版)  
止庵 著  
新星出版社  
2016年4月出版

(县)而行政上隶属于乙省(县)的土地。②指甲国境内的隶属乙国的领土。”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，其意庶几近于所谓“异己”。

将读书作为一种自我教育，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，实在是无奈之举。当年假如不进行这种自我教育，恐怕就谈不上真正受到教育了。以后的人情状况或有所变化，但这一环节大概也不能够完全欠缺。虽然具体内容是不可能照样复制的，前面说到，影响别人的书未必能影响我，同样，影响我的书也未必能影响别人。所以书目还得自己来拟，书也还得自己来读。然而即如前面所云，别人愿意参考亦无可不可。这也就是我不揣冒昧，将这本简陋的小书再度交付出版的缘由。

（本文为《插花地册子》增订版序言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